朝野彙言 五

廿八

兵部門

將帥
兵制
鍊武詰戎
征討
修攘
邊備
邊禁
烽燧
軍器

城池粮餉
馬政
驛路
戰船
武科

兵部門

將帥

李徵玉者梁山人其兄徵石十八徵玉十四其母欲見生野豕徵石是日射得一豕而歸徵玉二日後始徒手還母訝之徵玉請出門觀之見一大豕卧於門外塲庭雖盱而脅息蓋徵玉必欲令母目見生豕跡而逐之超山越壑窮日夜蹴廹必使疲頓氣盡而驅之也每射虎張目叱之虎便合眼低首一發而倒年十八佩江界符金公宗瑞之薦其代也　世宗遂用爲北道節度使曰容諭非國有大事不召爾也徵玉選六鎭藩胡善騎射者

三千皆隷牙下各分爲隊每巡到列邑時各出境迎送

世祖反正以他人代之徵王歸到吉州思之曰朝廷非有

大事不召我曾有教令無事適我必有由也馳到鏡城

捽下新節度問之其人不敢諱遂殺之舉兵欲南向京

師曰今當渡江作大金皇帝矣約明日率軍而行會寧

判官伏人於板上是夜乘徵王宿所斫其右臂徵王驚起

奪其劒赤身飛出左手擊殺數十百人遂死於亂箭時

年二十四 五山說林

羅州城隍祠有神甚靈人過者不下輒殺所騎及洪允成

刺州也下吏告之故大怒鞭馬而過其馬行不里餘倒

死允成大怒卽屠其馬載十盆酒命軍卒持弓矢刀斧身往其祠置馬酒其前叱咤而辱其神曰爾旣殺我馬是欲食其肉也若不喫此肉而嚼此酒者燒撤尒也俄而觀其酒暫縮而肉猶故也允成遂焚其祠而逐之其神遠移于義祠其後邑人或祀之其神曰先請洪地主而享之後祀我每邑中有淫祀必先祀允成允成或醺醺如醉必曰某人有神祀者乎後問之果然 五山說林

南怡 太宗外孫也十七魁武科驍勇絕倫討李施愛征建州虜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拜兵判嘗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飮馬無男兒二十未平 國後

世誰稱大丈夫戊子 肅宗新卽位時彗星見怡直宿
禁中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忌怡
才能名出己右因敷演搆捏密啓怡謀叛獄成坐誅時
年二十六 國朝記事
中宗庚午三浦倭奴之叛也引對公卿議其征討問誰可
爲將者柳公聃年時爲兵判對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
則有可用之人而人必以爲不可 上若排衆論而用
之臣當擧之不然則不敢矣 上許以不撓公乃曰前
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果曰是嘗以撾婦翁見棄不可收
用公曰令有孝己尾生之行無益成敗則不足用也二

夘棄干城自古非之成昌山希頹力贊其議衛遂與公為左右防禦使往勦其賊 識小錄

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正二品 中廟朝聞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為都元帥彥良為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為從事官亨秀以親老辭於李芑荅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謁于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急具戎服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敢出一言而退未幾事寢後亨秀往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坐設酒盡飲而罷可謂有古將風矣 芝峯說

金德吟光州石底村人勇力絶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

食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卽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撗卧而輾由簷而墜入於樓中甞聞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鎗而往以樸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將軍挺鎗迎之刃出頷下揷着於地虎搖尾而不敢動癸巳李貴薦于撫軍司曰智如孔明勇過關羽 世子㞢拜翼虎將軍 宣廟改號曰超乘將軍常佩雙鉄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一國以爲神將先是晋州牧場有悪馬逸出蹂踐禾穀超高如飛人莫能捉將軍勒而騎之甚馴倭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盖誤認爲出自石底也李夢鶴之叛辞連將軍潜往捕之潜行到全州則

將軍已就囚于晉州矣諸狀聞曰都元帥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囚之云其八字遂爲斷案鞫刑甚酷將軍曰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雛反耶怒脊迅鉄鎖盡絶竟死於獄中 名臣錄至紫海華談

李舜臣德水人也生於乙巳爲造山萬户名稱未著辛卯柳西厓爲相以井邑縣監超授全羅左水使壬辰日本寇公與慶尚右水使元均約會于閑山島至玉浦前洋焚賊船二十六進秩嘉善又創智造船上設板盖形如伏龜追賊至泗川洋中焚其船十二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戰罷始令人用刀

尖挑出一軍莫不慴然進至所㐫江射殺賊酋焚船百
餘進資憲至閑山洋焚賊船六十三進正憲癸巳進陣
于閑山島遮遏湖南海路朝廷以公兼統制使丁酉清
正再渡海朝廷以公不能力擊下詔獄用元均以代公
及對獄以白衣送元帥陣中使之自効其年均果敗復
用公爲統制使時公起板蕩之餘兩南盡爲賊藪行長
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謀伺隙而公以瘡殘餘卒領十
三戰船遨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賊船五六百艘
蔽海而上公督諸軍先破賊船三十一乘勝而進賊遂
擧軍而遁戊戌進陣于古今島行長憚公威名遣其西

将遣鳥銃長劒公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銃劒自起爲用十一月與天將陳都督璘擊賊于露梁賊圍都督甚急公親冒矢石救之忽中丸而仆臨絶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是日都督望見公船爭首級大驚曰統制使死矣問之果然都督顚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爲者南民奔走巷哭 忠武公遺事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生地微卑幼屬節度營正兵兼隸府知印嘗繇赴節度營舍於老妓妓以節度宴餘物饋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身爲節度使以己餘食人焉能啖人頷下物乎其志氣如

此壬辰牧使權慄募能以狀　達行在者莫有應者忠信
奮然請行時年十七獨身杖劒達行朝李鰲城舍於其
館愛如父子仍授之史書文義日進秋登行朝武科爲
人短小目如曙星美姿容英果好氣義适變時以安州
牧使奔詣都元帥張晩元帥問賊計將安出忠信曰使
賊乘新起之銳直到漢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上策
也跨據兩西結毛將爲聲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也
從間道疾趨京都坐守空城下策也而适銳而無謀必
出下策元帥以忠信爲先鋒將出兵是日或言直星七
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以行者

旣行元帥會諸將計事言多異同忠信曰賊犯京都君父播越毋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山者勝今據鞍峴而陣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則仰攻我乘高得便破之必矣遂疾馳先登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獲烽卒擧火如他日至暮諸軍以次至別遣精卒數百伏裳巖以防彰義門朝日賊始覺之兩路出兵包山而上時東風急矢丸如雨我軍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賊在下風沙塵撲面自卯至巳賊兵大敗追至慶安驛賊麾下奇益獻李守白等斬适明璡献首行朝忠信策勳封錦南君擢拜平安兵使 崑崙集西征錄合錄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壬辰之亂杖釰首起傾家財募壯士其妻諫之再祐大怒欲斬之據宜寧之倉粟取草溪之軍器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賊砲雖齊發而終不爲害揭號天降紅衣將軍又有良馬自至臨戰馳驟如飛衆以爲神助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爲行軍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或山藪中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固守鼎津連戰皆捷宜寧三嘉人民皆安業力農江右湖南賴以得完李公好閔自行在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爲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丁酉秋倭再入公守昌寧火旺山城賊終不敢犯會遭母喪于

城中八蔚珍杜門持服謂草土中不可向人有求與子侄共造蔽陽子賀以自資爲本道左右兵使統制使左尹咸鏡監司皆不就後辭連逆獄得釋入鷲山蒼巖扁以忘憂永謝烟火惟食松葉而已盖山人朴守弘光海時將赴舉公曰此時何用赴科仍共飲四五盃俄而命取器来傾耳瀉之酒從耳孔出年六十六 名臣錄

劉克良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少孤登武科歷官顯榮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卽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䟽削科還爲奴洪相曰甭非我奴也

何爲出此言公曰毋旣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
相義之爲敎後文劵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稱之宰邑
師閫贐遺不絶每見謁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自
持納嘗爲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
數字招之公郞欲起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
子何徑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座驚歎官至副
元帥壬辰之亂從申硈防守臨津硈見賊兵甚少欲過
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愼勿輕渡硈不聽而渡公
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于彼岸俄而賊兵大至硈
狼狽還渡未半而溺公踞輥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麗朝時將帥各有家兵往往有跋扈犯上之變然以之平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佳兵不祥之器況可藏於家乎本朝深創若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祿亦少或僅有一童一馬者凉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無常隷之軍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何以責其死力謂宜稍變其制而弛張之庶或可矣 芝峯說

林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人常慷慨自歎曰吾禀天地之氣不爲物而爲人不爲婦人而爲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變朝廷與嫱將軍喬曰

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往殲彼虜洗釖鴨水而歸耳丁丑後虜酋聞將軍名凡擊椵島及西犯必使朝廷爲將而送之將軍以計誑虜虜一切墮將軍計中而不覺也至蓋州海中與天兵相遇方戰使砲兵寄用土丸天兵蔑矢亦故使不及故兩軍一無所傷使善水者二人佯墮水潛傳本國忠悃於天將之舡及虜兵退使將軍由水路歸國蓋不欲我師涉其境也將軍托以舟破由虜地而歸其後事覺虜脅我執送將軍將軍中路逃躲得商賈船潛入大明地爲天將所任用甲申北京破虜人盡有天下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不能屈出送本

朝身猶漢衣服而頭不剃矣賊臣金自點當國遂殺之

後自警編

仁祖丙子冬南漢城圍已久賊騎日添援兵不至人心危懼莫保朝夕東南北三城守將具宏申景禛元斗杓諸卒承體府金瑬

檄旨一時齊呼逼闕請縛送斥和臣聲震御内承旨李行遠拔劒揮退諸軍欲毆之僅避得免亂兵號譟愈甚景衆洶懼獨李延陽時白所領西城軍部伍齊整一卒不動人心賴此稍定同春集諡狀

仁祖朝李延陽時白以訓諫大將又拜兵判公以爲豈可以大司馬兼大將軍乎屢辭終不許諡狀

仁祖丁丑正月胡騎十餘萬夜渡鴨綠江襲陷義州天未
明突騎分路一軍直抵凌漢一軍入蛇浦欲襲毛文龍
時諸城瓦解士民波散鉄山人前靈山縣監鄭鳳壽挈
家屬入龍骨山城斬降賊人僉使張士俊設殿牌行禮
分署諸將四十餘人勵以忠義遠近之人望風来附兵
勢益振虜三四萬騎分為四軍三面俱進公令軍中持
滿俟賊近城乃射虜前鋒數千皆死公露坐督將士人
皆殊死戰矢石俱盡令取大斧碎為砲丸中者皆斃自
卯至申大戰五合虜兵大敗又時出銳兵襲擊虜陣多
有所獲遣幕下士張超陳疏獻馘朝廷賜爵嘉善授龍

川府使賜綵段金圈子旣而以粮盡先出老弱自領精
銳入鐵山大鷄島後官至全羅兵使國朝典謨

仁祖朝李延陽時白爲水原府使以爲數千兵馬散處各
村脫有緩急未易收聚乃造十丈旗竿分立於高阜約
諸軍有急吾當懸竿以方色旗三放子號砲見旗聞砲
當相報赴毋或愆期丁卯正月虜變賊犯境報至公卽
身擐甲冑坐正門懸旗發砲日纔午諸軍皆如期而至
公卽領到銅雀津天未曙矣上引見曰何神速也同春集

國朝賢臣碩輔道德名儒代不乏人此所以文治似優於
麗朝武略不及於三國遠矣將帥則元無表著者其中

金宗瑞之開拓六鎭尹弼商之驅逐建夷足以揚國威靈而比諸古將此特兒戲耳但二人皆英傑易地則功業未可量也權慄之幸州大捷李舜臣之閑山鏖戰功冠當時無愧古人郭再佑奮義起兵坐守鎭南洪季男獨提孤軍保全湖右其功不細实余嘗與張玉城晩語及我國名將張公曰　國家不知儲養將才之道當此危亂武人資級不以戰功陞遷而其剥軍民措備兵粮者超資越級及其爵秩貴尊志慾已滿則顧惜身名之外他何可望目今國勢日弱將師無人職此之由也竹窓

李相國浣置其所乘馬於窓外朝夕芻豆必親執以飼或言公名位既高而親行廝役之事不瑕有傷於体面乎李公曰吾以弓馬藂身常擬朝夕赴戰爲國效死一身死生專倚於馬養之無恩愛而臨危責其成功則彼雖畜物我無愧耶公私見聞

李相公浣家在東部駱峰下而麟坪大君第亦在同里及公拜大將急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隣聞者深服之公私見聞

孝廟一日密問於翼憲公曰具綾川仁垕方將訓局大將老不堪事勳戚中誰可代爲者對曰爲國之誠未必盡

在勳戚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李公代綾川爲將摠令嚴肅賞罰明信而軍政解弛之餘多有怨之者或粘書闕下或掛榜城門謀所以去之者百端　上又密問於先君曰以卿薦浣故先勳戚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奈何對曰仁垕柔善年老只以地望坐鎮而已兵不畏將者多年久安之餘猝見紀律嚴明自相恐惕相與造謗若過五六朔則軍中必恨其來之晚國家安不安在此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曰予志堅定卿勿慮焉余嘗白于先君曰大人何以恃李公若此先君曰吾於丙子之亂與李浣俱在陣中晝夜同處嘿察其倉卒間用心之

際終非負　國家者是以知之深而薦之堅也公私見聞
孝廟嘗臨筵慨歎曰人有恒言我國之人例多恇怯以丁
丑免山事見之則非軍卒之不精也實緣無良將也夫
文官則莫如尚文武官則莫如尚武國家所取不出於
此今則不然文官之如武弁者固已見輕武弁之如書
生者方能見容若使武弁而好馳馬則人必以悖狂目
之習尚可惟羊祜杜預之輕裘緩帶旣不可復見則今
世武弁之如書生者安能得力於行陣間乎又曰萬古
最可惜者孰如宋高宗乎有將如岳飛而不用亦已非
矣又何至於必殺而後已葢痛慨之甚也誌狀

兵制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 太祖置六衛六衛即左右衛神虎衛興威衛金吾衛千牛衛監門衛 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令民二十為兵給田六十而免還其田一丁給十七結 穆宗時加置鷹揚龍虎二衛為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毅明以降權臣執命兵柄下移勁兵悍卒皆屬私家卒至不振然後始多方調發或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簽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為差國勢板蕩竟至於亡 柳馨遠隨錄

前朝時紅巾賊氷渡鴨江直擣松京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可見裹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　世宗朝遣柳廷顯崔潤德擊對馬島發三南兵船三百二十七艘舟師一萬七千人往返三朔大獲而歸今國家自經壬辰變後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船僅九十餘隻戰具水卒又不齊整可歎芝峯說

前朝之亡家兵盛强國內屯田布滿列邑其弊不堪我太祖初定四方悉罷列邑屯田只存陰竹屯田一處而已今王城之內武衛太盛割膏腴之壤以爲屯田地部大屈入租日耗稅於衙門者十二三而亦不爲實用餘

皆屯有司之私財至於牙兵領於衙門兵曹不能管萬
之卒悉爲私家徒役而以軍門之重郡邑不敢問無異
異國之人甚可駭也國日削弱在屯田度支日耗在屯
田道迯淵藪在屯田衙門專利在屯田今日實惠莫先
於罷屯田 眉叟記言

高麗末不藉兵諸將各占爲兵號曰牌記 恭靖朝臺省
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 東閣記

文宗朝親製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軍令
章標大閱儀九篇以教士卒又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
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將統有統將其下又

有統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備具歷代摠目

宣廟嘗出幸見一小童在于下初以爲觀光之兒更視之則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曰如此兒童豈堪干戈之役乎兵曹其点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皆可還送待年入役也子寧失數千兵不忍使兒童立役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幼稚者恐還鄉後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無幾矣粟谷日記

宣廟癸巳還都設訓鍊都監柳西厓爲都提調請得唐米一千石日給人二升以募軍人應募者四集堂上趙儆置一巨石令應募者先試力又令超越土墻一丈許人

皆飢困中格者十之一二不久得數千人教鳥銃鎗刀之技立哨官把摠以領之分番直宿宮中凡有幸行以此扈衛民心稍有恃西厓集

宣廟甲午二月設訓鍊都監初平壤之復也　上問李提督如松以前後勝敗之異提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出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人命柳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為郎專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還都遂設都監以柳成龍為都提調武臣趙儆

爲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爲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晋李
弘胄爲郎募飢民數千人教戚氏三手鍊技之法又於
外方置哨官或束伍軍毋論良民公私賤人選壯充額
分遣教士于各道教鍊三手砲法砍法技法又於其年教鍊遊
擊胡大受出來爲教三手軍請來也寶鑑
壬辰以前常時騎兵上番之數合二萬三千七百餘而各
有三保則共爲九萬餘人步兵上番之數一萬六千二
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三萬二千餘名摠計十二萬二
千此乃平時上番騎步二色軍戶奉足之數也至如甲
士之上番者四千六百四十而各有二保則一萬三千

九百二十名定虜衛上番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各有
奉足二人則六千四百餘名别侍衛上番之數一千一
百十九而亦有奉足二人則亦合三千三百餘名而他
色軍不與焉此外有各司奴婢元數三萬七千餘名其
後以公賤役歇漸次增添其數不止於三萬七千矣此
外有各司諸員合一千一百七十七户而各有奉足二
人各司皂隷合三千六百二十八名而各有奉足一人
又有掌樂院樂工七百樂生三百而各有奉足二人其
亦三千矣此乃平日各邑名數定額其閒有流亡未充
之處而大槩則如此矣今於兵亂之後想存者無幾而

若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使爲粮糈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因於京城召募四方精勇之士勿論士族庶孽公私賤有無役只取其勇力得一萬名分爲五營營各二千人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內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壯固居重禦輕之勢得矣一萬名一年之粮乃四萬四千石所餘數萬石別儲軍資爲兵食之需不關於户曹之經費則三年之後軍食不可勝用矣一萬名之軍亦當分爲二番每營恒留一千其五千則別於京圻肥饒閑曠之地大備農器農牛種子分屯作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而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

廢矣 西厓甲午劄事竟不行

訓鍊都監自罷屯田印諸書鬻之爲軍儲以安平大君所寫刻爲活字先印呂祭集又印弇州史纂 白沙集

闕內直宿將士自古以寅申巳亥日相替 芝峰說

仁祖甲子始置御營使李延平貴首膺是命召募勇健教以火砲逮庵舊公山仍募近邑山尺之業砲者勿論公私賤有無役務以精銳還都後屬之摠戎使使以環衛其後漸益增加名額稍廢李完豐曙爲提調兵綾城仁堡爲大將設爲一局專管教訓而將士之供猶出於地部 孝宗壬辰以後始設軍營 謄錄

仁祖甲子李延平貴守松京募兵得二百六十餘名稱以御營軍至甲子正月 廟堂啓請李貴仍稱御營使新留守趙存性稱御營副使本府中軍金昌壁為御營中軍本府前正字田大方稱為參謀官使之更加募集 備局謄錄

仁祖辛未因騷屑徵諸道兵入衛御營軍則全數赴京資木以八結收合 日月錄

丙子亂後各道潰散千把摠以上令各其道囚禁啓 聞旗隊以上定朔立撥束伍軍納綿布三十疋崔完城鳴吉疏請潰卒徵布必有侵及鄰族之弊宜充備局調用

簽役之啓 遲川集

仁祖丙子夏上疏曰古者國有大變則有遍境出兵之法高麗士大夫亦從軍御敵今依倣古制參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爲大律令然後正三品以上則稱爲將帥從六品以上則稱爲將官秩七品以下則稱爲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學軍雜職諸衛市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爲號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子仰役者爲限數除征老

病廢疾者除征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
募其不欲為兵者定數納物而免其征除征者給除征
帖免征者給免征帖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
御營軍京中則或備扈從或從留營外方則保守鄉里
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京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
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濫也且以免
征所納者留儲於各其府縣該司句管出入大數以為
養兵之費其亦庶乎有用矣 澤堂集

仁祖丁丑設武科於南漢以酬守堞之勞赴擧者皆訓局
砲手御營軍京畿束伍軍之屬崔完城鳴吉在備局

啓曰今此錄名幾至七千砲射通計則得中者將不下數千是國家一朝而坐失數千精兵臣意都監御營軍則稱爲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其餘亦別立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侍衛而仕路則聽自便軍官等苦役則勿許混浸但此時國儲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此輩全免赴防實爲前所未有之恩典同是出身而勞逸不均令該曹量定朔數自備粮宿衛一巡始依內三廳例給粮立番爲宜 遲川集

孝宗甲午設置營將於三南鎭管邑東伍軍則自備鳥銃者給復一結無鳥銃者給復五十卜嶺南則給一保每

年使捧粮米七斗有病則助其耕作至 肅廟癸亥還
罷給復給保之規 備局謄錄
孝宗丁酉始設營將於三南 顯宗乙巳又使營將皆兼
討捕使 備局謄錄
孝廟朝增置禁軍至一千員而 顯廟辛亥還減以七百
為定額 息菴集
顯宗己亥十一月領相鄭太和曰扈衛廳之設初因癸亥
反正後危疑之際以勳臣大將各率軍官入直扈衛矣
今則雖無此輩禁衛不患單寡自在 先朝已有革罷
之議大將所率軍官各二百人一年領料通計三千餘

石其於省費之道尤宜當罷自癸亥所設之廳則雖或
仍存乙未還設兩廳則為革罷宜矣諸大臣沈之源鄭
維城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皆以為扈衛之設今至三
十七年別無得力之事徒費許多之廩罷之為宜
上曰不可猝然變通從容徐議之 備局謄錄
顯宗庚子咸鏡監司 上送崇義堡權管兵符政院考閱皮
囊則各道權管兵符左隻皆有之而招問曾經權管者
則皆以為曾無佩符之事云備局啓以權管乃是權差
之任與萬户四品實職有異自前不給兵符必有所以
内上左隻雖未知創於何時不可曰此而遂頒無前之

右叓 上從之 備局謄錄

顯廟庚戌擬疏曰臣以訓局爲憂而必欲變通者以廩養之難繼也游惰而難用也驕悍而難制也臣於去年陪從還都之日與相臣許積同坐於御舡之側矣許積之舡爲訓卒所奪積親自呵禁而不聽遂請於李浣得其傳令然後乃止積方以大臣兼爲訓局提調猶且如此況其餘乎且浣只令逮其舡而已不敢止其罪其悍可知矣且於丁卯四月十二日訓卒金禮正結同局二百許爲禊於僧房之後爲文告天殺雞歃詛約束把關之際禮正醉刺同黨一人而疑其人之 上變渠先告於大將臣景積郎廳捕誅 仁廟特宥禮正之罪蓋此輩習知環衛虛踈之門垣由直且締結掖庭胥徒以伺大內動靜故敢生此計然變之不以漸則亦恐別生他憂故臣以爲有缺則勿補而移補於御營之軍如有願歸鄉土者則亦聽之而俾從御營之役如此七八

年自然消磨盡變爲御營之制然後分屬兩將如漢之
南北軍則宿弊可杜故臣敢以爲請而　殿下幸賜聽
從令之訓局別隊之選眆以爲此也唯是任事之臣舉
事不審責效太速訓局元額之充定如故別隊并起名
雖變舊實則創新一猶難堪況今爲二左菴集
肅廟丙辰備忘記摠管巡將俱爲無實予欲罷之令　廟
堂稟處廟堂覆　啓以巡將監軍固爲閑漫之任而至
於革罷事係變更舊章更當商確稟定矣備局謄錄
肅廟辛酉晝講經筵李端夏言臣於修史時見故判書閔
應亨己亥聞陳白之言誠合今日之用故錄一通以來

遊出諸袖中且讀且達蓋於 先朝遇災荒時以務節
省减兵額等事陳白者也因奏曰 國家歲入僅十二
萬石而八萬石歸於養兵之需使國用常匱寧有是理
閔鼎重曰壬辰後 輦下訓局兵額不過三千至今日
漸至增益又有馬兵旗手御營軍等名額十三番雖畧
有减罷而五千兵則恒留 輦下今當酌定其堪為宿
衛之數然後汰减其餘則經費自不乏矣端夏又讀應
旨所陳外方兵政積獘之說曰束伍兵通計一國為二
十餘萬軍裝辦備之際多賣田業不能聊生今若擇其
丁壯為實兵而汰其餘為保則皆當為精兵常時輦轂

宿衛之兵以親臣領之不過三數千足矣實鑑

肅廟壬戌三月兼兵判金錫胄條上軍制變通節目訓局

軍兵五千七百七名內當減者七百七名以其所減送

于別隊營部標下別隊軍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內

分爲四部十六司八十哨餘三千二百一名并其資保

當爲降保者六千四百二名精抄軍三千七百七十三

名內作爲一部二十五哨餘四百二十三名并其資保

當爲降保者八百四十六名精抄保人一萬一千六百

二十八名與元軍資保降保者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

四名內六千五百九十五名納米仍屬五千八百七十

九名還屬兵曹以別隊精抄兩色軍兵合為一營之制本營則稱以禁衛營軍兵則稱以禁衛別隊俾與七番禁軍騎步兵相配而分為十番十二朔輪回上番 寶鑑

次對時左相閔鼎重曰訓局軍兵徒費廩料與市人無別先王為此之慮設立訓局別隊欲為漸次加數上下輪番一如御營軍之制罷其元軍以省餉食之弊而未及變通矣若以精抄別隊合為一軍則訓局軍制終無變通之望一不便也我國軍門太多號令不一有識者固已憂之而又置一大軍門二不便也將兵之任得人為難既稱禁營則當使本兵主管而本兵之長只擇其地

埜未必是曉解軍務之人且有數遆之患三不便也金錫胄曰　先朝設立别隊之意臣亦知之苟能盡易長征作爲更番自食保米不費國廩則可謂計之善者而以今訓局形勢則不可猝變以今朝廷論議則欲見速效不得不爲此小變耳訓局元軍之减去者七百有奇則歲省料米六千七百八十餘石還于户曹可無三手粮不足之患歲省衣布一百二十七同今爲本局羨布可代户曹中旬賞格之費精抄保還屬兵曹者五千八百七十餘名所捧布可二百三十五同此等小效實有愈於全不變通矣且臣以長征爲不可猝變者盖更番

之制例以兩朔爲限一年之間當立六番每番之軍當滿五千五六三十合爲三萬而三萬户首之保又當爲九萬三與九合都數爲十二萬矣郎今從何搜出十二萬閑丁乎砲手之類生長京輦人物伶俐裝束鮮明常時使用有勝於外方之軍臣以爲訓局元軍不可盡罷也寶鑑

肅宗壬戌金錫胄請依先朝舊例令武士必經禁軍然後抄擇陞補内三廳從之寶鑑

肅廟癸亥御營大將尹趾完言本營兵馬七百餘名其數不多欲滿千騎而閑丁保人甚難得聞海西多括閑丁

請先劃給本營 上從之 實錄

肅宗乙亥知經筵朴泰尚曰六鎮校生異於他道皆其地儒品故絶無避役投屬之事且此輩皆充城丁軍城操時則戰服擺立雖非汰降便是軍丁其落講汰定者亦無納布立番之事而都事必欲降定故校額日縮 聖廟將無守護之人聞関西江邊校生皆有書釼齋之名出入番時例有試射之事故必三次不通然後始為降定云請與西邊一體定式 上從之 備局謄錄

精抄軍者本摠戎廳所屬束伍軍中抽出而別其號者也創設於 仁祖丙子年間經亂以後始為完局而無所

屬處 仁祖辛巳始命屬之訓鍊都監 肅廟朝以此
軍變爲禁衛營備局謄錄
自仁祖甲子年間李曙爲守禦使經紀南漢山城甲戌
沈器遠爲守禦使曙以備局堂上兼山城句管之任丁
丑後以大臣爲守禦上使又出副使皆在京句管而副
使則無諭書密符 孝宗壬辰以廣州府尹兼守禦副
使而諭書密符則以其本兼防禦使故有之中間以從
事官坐次相爭罷之 肅宗庚申又爲還兼副使癸亥
廟議以爲守禦使之設衙門於京中事甚無謂遂罷守
禦使陞廣尹爲留守以守禦使呂聖齊改爲留守又置

經歷一員庚午又以留守秩高數遆不成軍門貌樣還
罷留守經歷更出守禦使在京摠領復設府尹兼副使
備局謄錄

自古有國者皆以厲民而養兵至於危亾我國則以逸民
而困兵至於劣弱毋論古制只以今日南北二敵言之
倭人督使農民悉斂其穀以養其兵而農民則只食土
芋清人選入被甲則廩給豐厚九族賀慶此兵卒所以
精強者也我國疲殘傭丐之類無以得免於軍役有萬
般推剝之苦稍有氣力者巧避簽丁得終身逸游之樂
令不能一變舊制使民樂充軍伍則雖於前額減九而

存一必無得精之理中外軍兵中唯訓局兵以廪厚之
故稍勝禁衛兩營兩營兵以上番給粮且免束伍烟役
之故次於訓局 藥泉集

鍊武詰戎

世宗丙午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胄扈從大駕入幄次兵曹放信砲 王世子以下具甲胄以次入就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諸軍於前日結陣柵前有頃上被金甲登柵 王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六代言陞柵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俱於壇前分立吹大角三通左右箱五衛次吹角應之於是放砲鼓譟或變陣挑戰相爲勝負之形凡五次變陣而罷軍數則六千六百餘名也 東閣記

成宗己亥奉帝勅遣尹弼商金嶠征建州衛野人領兵四

千直樵巢穴　上念從征將士寒苦不御耳掩有日因
大妃命還御國朝謨烈
成宗下書永安道節度使曰予嘗讀詩伯也篇自伯之東
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等語其戍邊者室家思
念之苦如此自壬子二月以前赴防者鎭將親子外并
令遞還國朝謨烈
壬辰倭寇時李鎰將出師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取選兵
案閱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無可遣者
李鎰受命三日不能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别將金沃
隨後領去時左議政柳成龍在賓廳謂同列曰叔獻每

欲鍊兵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擾民到今思之李文靖真
聖人也 再造藩邦志
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然也
宣廟朝命武臣依中朝不許牽馬至今法司糾劾未一
兩月而止我國禁令之不行每如此諺曰高麗公事只
三日者信矣 芝峰說
仁祖乙酉出司僕寺木花一千五百斤去核入送于北邊
分給戍卒之尤甚呼寒者 備局謄錄
奴賊遠技不過弓矢而皮絃木箭所及不過六七十步之
間惟以鐵騎奔馳衝突蹂躪無不潰敗爲銃極是遠技

而藏放甚遲若非憑城據險則難以措手平原易地決非與鐵騎角勝之器雖以倭賊之善砲稷山之戰斛摠兵以鐵騎蹂之此其驗也上年深河之戰我軍專恃砲手當其衝突未及再藏而賊騎已入陣中矣賊之甲冑極其堅緻除非強弓必不能貫穿於百步之外若至薄近勢不可遏宜令射夫鍊習必以百二十步洞穿鐵札爲式且此賊最畏片箭能及遠穿甲故也臣於陣上目覩武人多不勝介冑左右支柱殆難以運動是雖甲冑製造之不便實常日不習之致自今後令武人試才射矢馳馬必具甲冑而行之則習之有素而庶乎臨陣貫

勇也 建州聞見錄

歐陽公原弊論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而戰鬪乎前日西邉之吏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余觀近代將兵諸臣愛護軍卒若保嬰兒雖其軍門有事雇人任使坊民雜役一并減除輦下士一朔勞役不過三度習陣而已以此或當 大駕展謁 陵寢則雖如靖陵之近喘汗股慄亦有道間顛仆者蓋以平日安臥其家未嘗勞其筋力故也又況三軍門軍兵有犯禁被捉及作拏閙巷者法司欲依律科罪則主將多般周旋

期於脫出其平日驕逸如是而脫有緩急可望荷戈疾走冒死赴敵乎蓋其愛護非爲憐恤意在干譽不思遠慮壬丙之事可爲龜鑑而弊習已痼牢無日可慨 壽谷集

李知事汝戢爲御營大將也軍中施賞甚薄人或以太慳爲言公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激勸 公私見聞

徐判書必遠之判兵曹也引詩交韔二弓之義使將士皆佩二弓 晦隱集

肅廟壬戌八月書講下教曰今年風水二災振古所無者見政院日記乙亥七月十三日大風雨丙子兵起其時

筵臣洪瑞鳳趙緯韓奏曰曾在辛卯七月大風十朔之內有壬辰之兵以此觀之辛卯乙亥俱爲已往之明驗
冥應之必如前日雖未可知而脫有事變則粮餉最重
江都南漢之穀移轉列邑趂未収捧事甚可慮或以户曺所儲綿布出貿作米或以他道别樣措置充滿粮餉
之意言于大臣 寶鑑
肅廟甲子受灸時敎曰武臣當以射藝爲先而近來秩高武臣以射藝爲羞恥事不肯肄習故每於朔試射時中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鳥銃亦兵家之長技而武人以爲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 仁朝嘗令兩局大將故

砲於御前亦出於勸課之意也 孝廟亦嘗下教于柳
赫然曰祖大壽楷常着決決與楷便合為一彼大將尚
猶如此我國武人則爵秩稍高便弛射藝良可痛歎云
今別為申飭之後堂上武人依舊少中則當別様警責
矣實鑑
肅宗癸未下教曰都城至近之地虎豹恣行虎者兵象綢
繆之策不可少緩分付將兵之臣各別舉行實鑑
肅宗丙申賜角弓箭竹雉羽等物於内三廳武臣下教曰
予素愛恤武士春秋必親臨試才矣一疾支離累年不
行今以弓子箭竹賜之其勿拋藝來頭如得閒歇當招

見試才矣武士莫不感泣 實鑑

征討

世宗己亥倭寇庇仁又圍節制使李思儉於海州延平串
思儉遺米酒得免　上以領議政柳廷顯爲三道都統
使參賛崔潤德爲三軍節制使長川君李從茂爲三軍
都體察使督三南下番甲士別牌侍衛牌及守城軍營
屬才人水尺閑良人民鄕吏日守兩班中有能騎船者
命邀歸路　上及上王幸漢江餞之從茂率九節制使
以六月庚寅發巨濟馬山浦船凡二百二十七艘卒凡
一萬七千二百八十餘賫六十五日粮癸巳泊對馬島
分道搜捕奪賊船大小百二十九艘焚賊戶一千九百

餘家斬獲亦多左節制朴實輕進敗績七月丙午還泊

巨濟 上幸樂天亭迎慰佔俾齋彝尊錄

世宗癸丑婆豬江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閭延剽掠人民而

去 上以崔潤德爲平安道節制使往討之四月潤德

會平安道軍馬一萬黃海道軍馬五千于江界府分軍

令中軍節制李順蒙向李滿住寨里左節制崔海山向

車餘等處右節制李恪向馬遷等處李澄石向兀剌等

處金孝誠向林哈剌父母寨里洪師錫向八里等處潤

德直趍林哈剌等寨里斬獲四百餘人得牛馬百餘頭

凱還命知申事迎慰 上御勤政殿宴慰之親執酌賜

潤德等又命 世子行酒令潤德勿起受酒陞拜右議政 李爛西征錄

世祖丁亥吉州人前府使李施愛謀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觀察使申㴐遣其黨賫書來達 上命龜城君浚爲都摠使曺錫文爲副陞魚世恭爲本道觀察使起復許琮爲節制使康純魚有沼爲大將往討之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乘高據險我軍不得上有沼潛以小船載精兵着青衣混草木色則由海由繞出上峰俯瞰鼓噪嶺下軍亦蟻附而上賊遂潰施愛還走吉州欲入虜中本州人許由禮諭賊黨李珠黃生等

擒施愛來降斬于陣前傳首京師 東閣記

世祖丁亥皇上有夾攻建州三衛野人之命時新平李施愛 上命魚有沼及康純南怡等四軍赴之有沼直擣巢穴斬馘無筭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某滅建州而還天兵後到見白書聞于帝帝嘉之降勅賜銀五十兩緞絹各四疋 成宗己亥又因天朝詔令右議政尹弼商領偏師徃征建州衛大捷中朝降詔褒美 東閣記

成宗辛亥尼麻車野人寇北邊殺鎮將以許琮為都元帥李季仝為副元帥發六道步騎二萬十月渡豆滿江踰

彌地嶺至賊巢賊已知幾迯匿遂焚蕩廬室捕斬男女各一以十一月還渡江國朝典謨

明宗朝黃海道強賊林巨正楊州白丁也自圻甸至海西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搜捕輒先漏通以此橫行無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蹤跡宣傳官往九月山見其跡以爲出而徑還朝廷又使長淵豊川等四五武倅領兵往捕聚于瑞興賊乘高俯瞰亂矢如雨官軍皆潰自後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絶或言賊黨充滿都城朝廷令五部計戶作統以譏察之以南致勤爲討捕使往

討之賊八九月山勢漸窮蹙巨正越壑而迸致勤盡蔑
民丁作人城自文化至載寧一户一幕箇箇搜探巨正
奪騎軍士馬向山後去撓攘之中初不知爲賊魁其黨
之先投降者徐林遥呼曰賊也遂乱箭射之寄齋雜記
明宗乙卯倭賊六十餘艘来寇陥於蘭達梁兵營康津灵
岩郡守李德堅被擄兵使元績敗死長興府使韓蘊城
陥死監司金澍急以全州府尹李潤慶使守灵岩朝廷
以李公浚慶爲都元帥沈守慶金貴榮爲從事官金景
錫南致勤爲左右防禦使進駐光州羅州賊圍灵岩城
中嘗夜驚潤慶張燭出大廳戒勿虛動久而乃定浚慶

以書勸出城潤慶勅毋納再来使射之遂不復来潤慶先伏弩且設菱鐵於道使才人盡着綵服踊躍爲呈才之狀賊張翼而追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鐵不敢深入列隊而出爭觀優戲南致勤等分軍爲兩翼掩其不意盡殲之自後不敢更犯 寄齋雜記

鞠景仁會寧土兵也壬辰變叛據府城與鏡城鞠世必等執二王子及宰相金貴榮黃庭彧迎款于賊清正拜景仁爲判刑使制北路卽我國之節度也時評事鄭文孚爲賊射中浮寄民間鏡城儒生池達源等往請文孚同爲起兵招募勇士姜文佑等斬世必復鏡城會寧校生

兵允廸申世浚等聞之亦討斬景仁 (涪溪記聞)

仁祖辛巳清人徵兵以柳琳爲上將𦤺五道御營軍一千名火兵五百名入送瀋陽下三道則每十結五十八負收布一疋江原道則每二十結收布一疋合收木八百二十同每軍各給資裝木十二疋又以每七十疋買馬一匹軍兵資裝之外各給復戶一結又給妻子奉足一名使爲回還間薪水之資 (備局謄錄)

修攘

原州興元站乃倭人水路往来之處也站屋水夫李一貞私奴元有叨等能通倭語余問曰倭奴入寇之由汝已先知乎荅曰豈不知乎己丑春倭使平調渕向京將食于站亭以酒飯不如式結縛下人都事捉去鄉通事倭使大怒曰吾輩所食乃會計减錄之物吾欲如式而都事之出位侵凌如此遂推案不食招謂我等曰我國之欲害汝國非由我也乃汝國之多失也我國造船鑄劒爲長驅計已三十年明年國王使出来則必於三四年內當大舉入来國王使之来多請鷹犬與雜物皆探試

汝國之深淺也我國用刑非如爾國之笞杖小有失則
卽斷頭盛盘而示衆故各自力戰汝國萬無枝梧之理
如聞大兵渡海汝等宜深避於吾輩未能往之處可也
吾等告其語於牧使金纘先牧使以為妄而叱之其年
倭使出来多求鷹犬苐四年壬辰賊兵渡海處處焚掠
一如調淵之言 松窩雜記

中朝人許儀後被擄在日本壬辰年前知倭奴將入寇密
報于天朝其言日本用兵之事曰多張旗幟以壓敵氣
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
之勝則長驅不顧敗則喪胆乱奔長於陸戰雖有乱殺

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假和詐降以敗敵氣善守城圍以
陷敵城最惧急攻惟善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
養威其船隻又最不便廣面尖底難以動揺甚易攻也
以己驗者觀之此言皆是壬辰以後我國舟師能用少
擊衆所向皆捷以此故也 芝峰說
仁祖丁卯正月與虜講和五月胡差劉海領數千兵與質
子原昌君出來置軍兵于中路率家丁數百直到京城
命宰臣迎于門外海以自 上不爲親臨怒詬之狀目
不忍見 上不得已接見設酌酒酣海願與天顔相接
適口 上問姜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一適則平生不

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與上扣背又問

弘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 續雜錄

丁卯講和之後彼此信使往来不絶丙子春武宰李廓羅

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弘他時僭稱皇帝刼

使廓等參賀班廓等抵死不從差胡等歐捽廓等衣冠

盡破終不入焉將還以汗荅書稱皇帝留置通遠堡胡

人處而来平安監司洪命耉以廓等初受金汗僭號之

書請梟示境上三司俱䕺館學亦陳䟽是年春末龍骨

大馬夫大兩將稱以 仁烈王后吊祭而来金國十王

子致書于 主上盖陳僭號之事欲使和好不絶且及

廓等不叅賀班之非此乃探我國之意館伴李濵朴簹
隂知日後之有禍而只恐淂罪時議凡待虜之際一切
慢忽薄畧兩將所帶蒙古人卽所新服者欲使我國厚
待以爲誇張之地而朝廷特以從胡待之以失其心且
謂人臣不敢致書於 國君十王子之書終不拆見曾
在 仁穆大妃之喪胡將之來吊也許令殿上設祭令
則稱以殿宇偪側設幄禁川橋使之致祭及其行禮風
吹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於今日都監砲手私習
後苑皆會闕下而宿衛禁軍亦當相遆回虜使在闕各
持戎器俱在幕後帳開之際虜使疑其藏兵顚倒出去

其時洪翼漢上疏請斬虜使館學又上疏胡將等容知
其機益生疑惧破関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閭巷兒
童爭相投石京城爲之震動　廟堂始爲惶㤼發遣宰
臣乞留相續於道胡將終不入來自　上即下　教八
道喻以斥和之意西路賫去諭旨爲胡將所奪終爲執
言之端朝廷以廓等潛置汗書於中途虜必不知使宣
傳官到灣上移檄瀋陽爲通此意斥和之疏逐日沓至
大諫尹煌請焚江都行宮吏叅鄭藴請進駐松都叅議
金德諴請進駐平壤最後送小譯以探虜意金汗荅書
曰貴國多籌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

捍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爲國乎貴國持論者儒臣其可揮華却之耶其時中朝監軍黃孫茂移咨朝廷曰見貴國人心器械決難當彼强寇勿絶羈縻之計云丙子錄

仁祖丙子尹八松煌上䟽以爲今日沮興嶪之意者無他以有江都故也　君上以姑息退避爲心而欲令臣民樂赴湯火不亦難乎而議者乃曰當置君父於萬全然後國事可爲臣以爲速撤江都糧械輸之西路且焚行宮不以爲歸然後國勢可振人心大定此真所以爲君父萬全之計也頃日鄭蘊請　殿下進駐開城臣猶以

開城爲近莫若進駐平壤之爲善也徜以保江都者爲
保平壤之計則爲　殿下臣子者孰敢有苟活之心哉
允菴集
仁祖戊寅冬余以書狀官赴瀋我國人丁卯被虜者以買
賣事到館中來見卽大王貴英介家丁也其人言汗若
從大王之言則朝鮮不被兵矣丙子斥和之後汗會諸
王議東搶事大王獨以爲不可曰朝鮮區區守禮義而
衰弱之國也今姑置之專意西事得以成功則不勞蕞
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雖空國而西彼無氣力必不
敢躡我後也以我兵力蹂躪不難而但本國山多野少

道路甚險且有砲技恐或損我兵馬不如不伐汗然其計而九王及龍馬二將力勸動兵云余見所謂大王者身長九尺餘狀貌偉雄真沈深有大略者也 菊堂俳語

仁祖癸未鄭胡命壽請陞其本鄉殷山縣邑號備局啓以瑞興縣 世宗朝因尹鳳之請陞爲府鄭也嘗聞此言援例爲請今旣依願陞號則郡府之間不甚関重請依舊例陞府 上許之 備局謄錄

孝宗末年清譯某隨使行赴燕未及燕京二日於站上有年老清人秣馬者呼而語之曰我是廵邉使者也纔從爾國境来豈無所聞汝國方有意大國多所經營何其

不自量甚耶清譯曰實無是事指天爲誓清人曰吾已稔聞矣汝言吾不信之皇明不幸運盡於闖賊清人滅闖賊而有天下清人雖夷狄賴天之助至此耳汝國國小力弱故奉正朔送使進貢孰不知其出於畏天之道也汝國恥事夷君爲大明伸大義於天下者名非不正意非不好而以汝國兵力其能抗大國氣勢乎汝國欲虻也大國銅柱也其可動摇乎汝國視大國如此則陪臣亦將效而蔚此心吾恐大國不可滅而禍変起於域内國遂以亡高麗末汝國始祖王回軍事又可戒也清譯素推撲無識不知其言之有心而認爲狂人譫言不

告于使臣人無知之者同行漢譯趙東立臨沒始言之

曰繼錄

若使我國上下之心必有爲明朝致死之心則自丁卯至丙子十年之間其爲自強之策必有可觀而非但無一籌之展至於丁卯姜弘立之挾虜入寇也我國宰臣送書于弘立請其緩兵乃以兄稱之及淸人之以弘立還我也非但不正其降虜陷軍之罪乃差備局提調使與論軍國之政以悅虜人之心由此言之丁卯之和亦終歸於目前之乞憐非出於將以有爲也 藥泉集

我國機事不密丁卯之亂臺諫至以夜斫虜營叢啓以請

此豈臺啓之事乎至今以爲笑故機秘之事雖承旨內
官亦有不必參聞者 昆侖集遲川疏

邊備

睿宗朝徐達城居正爲慶尚忠清道軍巡察使時兵曹請刊銃筒鑄成放砲令巡察使頒給沿海各官隷習居正曰火藥出於倭地我境與彼密通況三浦之倭雜處恐或奸細之民潛通流入彼地非國家深計也 上曰此言甚當 日月錄

宣廟癸未尼胡之變募庶孽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誶貴人之弟也以木綿貿粟於塞下觀察使李陽元以爲募粟之策專爲移粟而今公誶貿塞上之粟與募穀本意相左 上命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爭 荷潭錄

倭之窃發冦抄者自五島得東南風至三島經宿過仚山島直抵古今島加里浦等處自對馬島得東北風至蓮花欲智兩島之間經宿直抵南海彌助項防踏等處此其賊倭入冦全羅之熟路而所謂蓮花欲智與慶尚右水營烟臺通望無碍故五島之賊過三島仚山而犯古今島者常出於不虞馬島之賊過蓮花欲智而犯南海等處常為我覺惟是自馬島抵釜山得正東風則一帆便到 白沙集

京圻水營在南陽花梁距京頗遠所屬水軍遠在驪州利川砥平之間聞變調集勢未易聚宜令水使進駐於江

華德浦等處稍近京城以便調進江華喬桐水陸軍姑
令合屬舟師此乃自居其處之軍實無往來之勞一聞
徵召朝發夕至其昭州利川砥平遠地山郡之民姑屬
於婆娑城以防上流則民情兩便事亦無濟西厓丁酉劄
東晉與南宋立國江左一也而晉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
不能以禦蒙古何也盖晉則有鎭藩之制合數郡而置
一大鎭使大將領之兵力不分故其勢足以當一方之
賊如桓冲陶侃之流皆控制千里宋於立國之初罷藩
鎭而悉爲郡縣其裏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破至
一縣一縣破故汪立信請以江淮諸郡合爲四大鎭而

盡出內地之兵并力禦胡我朝鎭管之制大槩有此意
京圻有四鎭管水原廣州二鎭在漢江之南而爲其門
户楊州在國都之左以蔽東北長湍在其後專備北方
江華喬桐二邑以在海中故無所隷屬而使之專力於
防海忠清道四鎭管忠州據兩嶺之會護衛上流清州
稍南而備秋豊黃㵎金山之路公州正當湖南之衝而
洪州備禦西海江原道原州則與忠州爲犄角輔車之
勢淮陽則當北路內與楊州相倚外防鐵關江陵則合
海邊之邑備禦東海推之他道莫不皆然實軍政之大
綱禦侮之良策也我國都城以漢水爲固然若失忠州

則賊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建瓴不可防守若忠州無故則賊雖來而當從下流其勢稍緩故忠州之重與京城相等西厓乙未劄

尚成安震每憂義州界連夷漢而襟袍疏濶自古中原有難我國必與受其害遠則衛藩近則紅巾可見矣前古有懲於此一境設巨鎮三四以防之若麟州抱州義州是也今則只置義州而防禦虛弱又無城塹以闕之若鐵騎乘氷其將何以國家設長城價布專爲是也吾之築城箭串爲江邊而爲之兆也有志未就尋常恨之清

光海己酉設白翎鎮白翎為島政當西大洋海浪賊作耗
我國者必潛泊此島樵汲候風始入內洋窃發於海西
或得正西風向南而下湖西南盖其島東西可五十餘
里南北可四十里周走西回三日乃盡中有巨港曰深
隱浦長幾二十里可安盐盆數十窩又有盐水浦亦可
數里而宜盐盆地勢中陷而高四無所碍東連江華西
對椒島西北與長山串正對白沙建議以廣岩阿郎西
鎮合設為堂上僉使管轄長淵許沙等官與所江僉使
同為沿海東西舟師大將 白沙集
仁祖癸亥八月予以修撰拜義州府尹言於備局諸宰曰

我久竄邊塞備知邊上事情邊城門外即敵境無斥候烽火可報敵來敵以晝至則城門不及閉夜至則城上一矢不及發也激勵士卒登陴警夜乃闗防之事若常責於士卒則非惟人所不堪亦不能矣使我守安州則聞敵到義州之報而為城守之備足以拒敵朝廷之命我欲守之也我知其不可守而强赴使國家敗亡之禍出於我則是負朝廷也吳相允謙深以予言為然遂得遆丁卯虜兵到義州由水門而入後登陴士卒然後城中始覺城遂陷 荷潭錄

仁祖丙子尹八松煌上疏以為外方東伍皆是農民而京

砲送邉者甚少緩急決難得力若分為二番督守邉城
則似是得策而朝廷每以宿衛為言此則不然邉城既
破之後則安用宿衛為哉果以宿衛為重則士大夫子
弟亦可以為之臣曾以為臣之八子皆可以充備云 左
菴集

崔遷川鳴吉自瀋還時義州府尹鈇黃公一皓新差公以
為黃公有才望而志大機疎當邉境有事之日慮有生
事之患遂自備局陳啓論之有云黃一皓雖有才智恐
欠縝密臣之所見金述似可而業已差出試可無妨終
不無區區之慮黃公果以事挑怒清人至被慘禍 崑崙集

仁祖壬午承旨洪鎬請築統營城使帥臣臨急入守時嶺伯林判書墰以為故名臣李德馨李恒福韓浚謙等曰忠武公李舜臣開山前洋把守事已有制置成筭今不可撓易又以為水將不可使取便登陸以啓僥倖之路宜復設從事官於統營俾令彈壓議遂寢 謚狀

日本在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首接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泊湖南何嘗有常處也以壬辰年始下釜山故專以釜山為受敵之常處乙卯之鹿島靈巖何為南寇落航之所耶 備局謄錄

建州之山始於白頭自東趨西水亦西流奴城在兩水間

頓有形勢奴城之水經者斥城入於三义河遼河也老江
會婆提江入於鴨綠江在楚山自昌城至奴城四百餘里
其間拜東葛嶺牛尾嶺極峻阻自滿浦至奴城四百四
十餘里其間有萬遮嶺婆提江自會寧至奴城路過白
頭山外匹蘆藪千餘里距瀋陽百餘里遼東二百二十
里云 建州聞見錄

孝公流在北營一日夜深 孝廟忽遣隸僮召公遂從後
苑入於卧內 上曰設若事變急遽如丙子冬則卿當
扈予於江都若軍未盡渡而賊兵在後則將奈何對曰
臣嘗造大帒約盛二十斗者累千人持其一行則帶之

於腰任則掘土盛財連綿三停作爲一堞隨地形排布
則其高幾至一丈其周足以自衛其掘土處又作深坑
如此則住兵原野可以禦賊　上曰此奇制也集先卷別
孝宗庚寅兵曹叅判李㬅曰慶尚左兵營僻處蔚山海隅
距東萊不過數息之地而與安東鎮管列邑相去四五
日程脫有事變其能合集軍兵遮截直路乎或云可移
設於永川或云可築城於華山而移設之蓋華山在新
寧縣北與架山城對峙矣廟堂防之備局謄錄
三陟之三陟浦置僉使平海之越松浦置萬户皆築城於
海邊而無戰船兵船　孝廟朝議者或以爲旣皆內地

又不如前時之倭船頻到可無他虞葺之冝當命圖進
地形傳曰風景甚好不必葺也晦隱集
肅廟戊午黃海監司權倫䟽陳關防利害曰臣徧觀道內
山城則如海州之首陽文化之九月載寧之長壽瑞興
之大峴巖險阻挾而僻在山峽郎所謂山塢避兵之處
決非固圉禦敵之要害也惟正方城右聯洞岺之嶺左
枕蘇城之路最據形勝之便然由關西通本道者有六
條路洞仙為直路南有蘇城北有慈悲嶺板籍院塞墻
寒南等関隘洞仙狹阻峻仄若以數千精卒置其中十
萬之師無所用其衆果能守此則其勢必向蘇城正方

山麓迤為平岡南走揷入海倉浦邉延袤可五里古人
築城守禦處也又自黃州東北行數十里路分兩岐由
鯉魚淵踰慈悲嶺達于瑞興此一岐也由板籍院趍遂
安此又一岐也慈悲嶺今已榛塞險狹人馬難行板籍
院路口稍濶且無橫欄之嶺必築堡立栅以守其隘然
而敵行數十里山峽無人之境猝遇堅城不敢久頓而
仰攻也决矣塞墻在三登祥原之界兩崖挾束巉巖三
十里必行石穴中易守而難過寒南在陽德地界危險
殊絶守以羸卒數百則雖使鄧艾更生亦未易過軍也
外此則惟有踰薛罕嶺入咸鏡地境而已其中棘城地

平無阻而濶難守必須峻墉深塹設為重險然後敵無繞出背後之患矣関西路逕甚雜賊来多岐金川青石谷雖曰天險迤北趍東轉入兎山之界則大逕小路不可勝守今欲為守関拒敵之計無過洞仙一帶而周防費力亦莫重於棘城一路也壬戌以蒜山黑橋兩鎮合為一鎮移置棘城陞為蒜山僉使黃州鳳山各捐田二百結以資之 寶鑑

肅廟朝兵判南九萬請於廢四郡 閭延茂昌慈城虞芮 設置四鎮已令差出邊將大司諫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横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路阻絶今若置鎮則當伐木通道反

開賊路且土地闢則貊蔘之路絶矣必多犯越之患而
重峰疊嶂四塞不通欲設烽燧其路無由皆不便之端
也九萬曰北道貊蔘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已至累百
年其利不絶今雖置四郡豈至一朝斷絶乎江邊往来
之路非一二則賊来豈必由四郡乎右相金錫胄請先
置二僉使觀勢加設遂命設茂昌慈城二鎭寶鑑
祖宗朝常以大臣兼北路都體察使如皇甫仁申叔舟韓
明澮輩承命北巡非止一再黄喜以七十之年巡歷窮
荒無遠不到中葉以降此事雖廢又別置巡邊使於北
道寄以邊事　宣祖朝鄭彦信為巡邊使留鎭北道至

七年之久是以邊民疾苦無不導達於上朝廷德意得以宣布於下列郡諸鎭有所憚而不敢自恣且　祖宗朝北兵使多以秩高文臣差遣　世宗朝許琮再爲北兵使　成宗朝鄭蘭宗繼遞本道方伯旋授北兵使方略籌策至今流傳固邊禦侮之才可見不係於文武而猶可以少洗饕虐之風矣又聞　世祖朝討平李施愛遂分爲南北道以觀察使魚世恭移拜北道觀察使北路之事今欲變通則有三策焉分置北道觀察使仍兼北兵使此若不便則以文臣爲北兵使兼巡邊使委以軍民之政畀以黜陟之權此若不便則設巡察使行營

於城津鎭如北兵使冬月入駐鍾城行營之制則民情不至阻滯郡邑有所嚴憚且方伯旣還本營時則别設巡察使從事官或擇差都事使之常常留駐於此以時巡歷六鎭凡繫邊情民瘼及守令邊將之治行隨所採訪轉報方伯則豈不大有益也 文谷疏

六鎭處我極北每有藩胡侵軼之患朝廷遂推行五衛之制使六邑之倅各自爲衛將以守其地使六邑之治各自爲城濠以入其人民盖以邊上事勢與內地不同不如此則官不得保其民民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故也壬辰以後柳相成龍始用束伍之法以鍊諸道軍兵而亦

知六鎭形便異於諸道獨不變五衛之制其後金汝水
爲北道兵使請設營將凡六鎭及各鎭堡軍兵出武之
類并皆編爲束伍屬之營將而爲府使僉萬戶者旣失
所領踽踽如客六鎭之勢駸駸至於散落危弱今計必
須盡復六鎭之舊制使以其兵各守其城土地人民庶
相依保而一衛受敵則四衛出兵相救使如常山率然
之勢則大益於保邊制敵之要矣至於僉萬鎭堡皆有
山嶂嶺戍之所而所領多者不過數十名小則七八名
此可以報警行堞不可以作戰禦敵或依舊制撤入於
地方城子或率土卒往隷於節度麾下而兵使亦必詳

度緩急或令駐札隘口或使馳赴軍前為宜輸城居山
以武弁之習兵事者為其察訪就驛卒中抄得精壯團
束訓鍊亦合機宜息菴議
鴨綠以南清川以北各邑皆有山城義州之白馬龍川之
龍骨鐵山之雲暗宣川之釰山郭山定州之淩漢嘉山
之曉星皆是擇險據要不可不固守者也息菴集

邊禁

宣祖甲戌中國設堡于長甸子距義州二十餘里居民將
抵鴨綠江大司諫李珥謂同僚曰華人與我民相雜則
必多後患乃啓曰中朝設鎭蔓延開墾則將至於與我
國人烟相接物貨相通必惹起事端況飢饉荐臻必流
移投入韃虜侵寇必求救嫁禍後日之憂靡有紀極宜
別遣使臣以誠懇奏聞請止之答曰奏聞事予以爲難
而大臣承文院議處廷議皆以爲中國設鎭非我所能
止況於我國甚便何可止之乎皆笑諫院之誤啓厥後
侵耕漸近遂爲平安道之虞 栗谷日記

深河之役李民寏以姜弘立從事官被虜在奴城時聞諸
軍卒之說則曰渠見一老胡能通我國言語者曰我是
京城居兩班鄭姓人已丑年鄭汝立之獄逃來于此生
四子皆為軍兵云又聞會寧人金尼等二名以作賊逃
入胡中以居云 建州聞見錄

肅廟庚午領議政權大運曰自北路出來清馬雖不合於
內廐所用而將士得以騎之此則不必嚴禁矣 上曰
予意亦然北來清馬勿為嚴禁 備局謄錄

肅宗戊子左議政李 曰自乙丑生變之後無論我境一
切嚴禁採蔘其後稱以拾橡而許採俾得資生本官亦

不無收稅之事而朝家知而不知者久矣至于上年户
曹始有貿蔘江界之舉便是朝家之所已許者而私商
之入往江界者宜加管束以絶其潛賣北京之路自今
為始私商入去時必令受户曹帖文或自户曹成送帖
文於松都關西等處使之分給願受者後成冊上送于
本曹且令江界考其帖文而許入境内錄其所貿而粘
付元帖以其都數成冊上送於本曹自本曹以此參酌
下送於倭館其餘又為國内需用之資則倭人必喜蔘
貨之流入户曹不患需用之不足而灣上潛商之路亦
可自至於斷絶矣 上曰大利所在固為難防而今姑

試之以觀前頭 備局謄錄

肅宗壬辰領議政徐宗泰曰今番信使之行見我國書籍流入倭國者頗多其中懲毖錄亦入去云此書卽故相臣柳成龍記壬辰事者而 國家被兵初軍制之虧踈凡百國事無所不錄豈可使倭人見之如文集雖異於史書而疏劄所論無非 國家事皆當一禁云者誠如筵臣吳命恒所達至於閑漫文集與星歷卜筮等雜書且自中朝来書籍則似不當一例禁斷自今定式如史乘及文集一切嚴禁潛賣現發者以潛商律論斷何如上曰當初元無書籍之禁故有此流入之獘除中原書

冊外 國家文籍并為嚴禁如有現發者隨其書之輕
重禀旨勘罪宜矣 備局謄錄

烽燧

木覓山烽燧東第一准永安道江原道來楊州峨嵯山烽燧第二准慶尚道來廣州穿川嶺烽燧第三准平安道陸路來毋岳東峰烽燧第四准平安道黃海道海路來毋岳西峰烽燧第五准忠清道全羅道來陽川開花山烽燧平時一炬賊現形則二炬近境則三炬犯境則四炬接戰則五炬大典

京都五烽第一路則每不至固可寒心而至如各邑烽燧之報元不致察每朔末則文狀中列書日字而不填陰晴使該吏持進監兵營一依營錄書填而已某路之烽

絶於某處漫無可考烽軍不能聊生逃躲相繼愚意今
世善居山者莫如僧而寺刹遍一國百姓逃賦毫無所
裨於國若於各邑烽山許建一小寺除其寺役專管烽
燧設僧將一人給斗料使之不得出於雲遊而又以本
官鄉所或軍官為別將以句管焉則烽軍苦役庶不及
民而報警之道自專一矣游齋集

軍器

我國本無火藥前朝末有唐商李亢船到開城禮城江寄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李亢教以煑焰硝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宣始於是倭犯珎島鄭地船載火砲攻之賊大敗而去是時焰硝甚貴國初軍器寺只有火藥六斤後逐年加備壬辰年前庫有火藥二萬七千斤及倭賊入京城中之民先焚軍器寺與他器械一夕煨燼癸巳 大駕還都稍稍措備有一萬餘斤及蔚山之役取用幾盡西厓集

火砲不知始於何時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以為火藥藏銅

鐵中点放始於近世而至云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戚將軍繼光紀效新書亦以鳥銃爲神器云我國之人素號善射而前世倭但以長鎗短刃來寇我以弓矢制之於數十步之外而有餘至於守城尤稱我國所長者亦以我有弓矢之技而賊之所持皆短無與我相敵者也及壬辰之変内外靡然雖出於昇平百年民不知兵而實由於倭賊有鳥銃之利能及於數百步外弓矢莫能與之相較故耳我國軍器寺元有天地玄黃字大砲又以次漸殺至盈昃字小砲又有金㨖所製勝字大中小三様銃又有震天雷等砲而亂後散失殆盡

自天兵攻破平壤倭賊以大砲攻城其類有大將軍佛狼機霹靂砲子母等砲火箭百子銃皆其利器而鳥銃則得於倭陣者為多遂令匠人依様鑄造 西厓集

宣廟朝留意戎備年年歲遣御史于諸道棟閱軍器郡邑騷然競治鎗刀弓箭羅列于前以求能名先是各邑武庫皆在於客舍之外至是守令之要譽者新造於東軒庭內正與上房相對盛加丹雘窓户玲瓏刻畫見之如神不數年轉相慕效無不然矣而於軍民利病操練得失將帥能否地形險易未嘗一問及焉蓋事未至而先戒者 聖智之獨見也為其末而失其本羣臣之不善

奉行也噫 西厓集

宣廟癸巳余募得京中人七十餘名令軍官二人統之分為二隊送于南將駱叅將尚志陣下請學南方技藝鳥銃筤筅長鎗用劒等事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劒用鎗而教之甚勤此我國訓鍊之所由起也 西厓集

鳥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而倭奴學得其制於吕宋之國壬辰之變始為兵器我國人驟見而遇之輒死寧不駭散倭奴雖慣戰輕進其取勝實在於此 芝峯說

肅廟乙酉守禦使閔鎮厚新設焰硝廳陳稟取用慶德宮

空闕醎土乃前例也　備局謄錄

城池粮餉

古人言城制皆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雉者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也蓋城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傅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戚繼光紀效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眄便於放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懲毖錄

俗傳平壤舊城築時多發民丁連袵列立傳取龍岡烏石山石云此地豈無巖石而必求諸遠者其意有在麗太祖曰西京水德調順我國地脉之根本然則古人恐傷

地脉而然歟其後築城時鑿石於軍器署西松堂峴欽
浦脊識者歎之 平壤誌
高麗成宗時石築平壤府城周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九尺
高十三尺旱門六所東曰長慶西曰普通南曰含毬北
曰七星正東曰大同南曰正陽 仁祖甲子以城大難
守縮其西南幅員而改築之周三千五百四十三尺即
今內城也含毬正陽普通皆在城外其北城監司閔鎭
遠所築繞牧丹峰而城之周一千三百十八步 平壤誌
洪武甲戌命鄭道傳南誾李稷等相宅於漢陽以前朝忠
肅王時所營宮闕舊址挾隘更相其南亥山為主壬坐

丙向是年十二月始設翌年秋九月太廟及宮殿造成
即景福宮也 上備法駕移御丙子築都城正月始役
徵西北面安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九千丁乾役二月晦
放軍至秋又徵江原慶尙全羅三道民夫七萬九千丁
始于八月畢役于九月平壤伯趙浚等監築周圍九千
九百七十五步 東閣雜記
太祖丙子築都城 世宗辛丑城多頹圮 大上王發諸
道丁夫三十餘萬改築之 歷代摠目
宣祖辛卯二月夕講檢討官李幼澄言臣於中原一路見
之則鎭堡城堞皆用厚磚傅以石灰方而不圓高而無

級望之如粉雪撑空卽之如鉄壁削立極其堅壮處處皆是不似我國之岨峿也州縣有城池處雖不得一一用此制度若於西北先使指示登時施設則大有所益

上曰備邊司前於阿耳萬户金應瑞之徃也授以此制已築一面頗似利益云而厥後未聞作何處置可依經筵官所言更令備局議行爲啓 寄齋雜記

仁祖丙寅築南漢山城主其事 歷摠

仁祖己卯李命雄爲嶺南伯始築架山山城周三千八百三十步千七百五十二堞初欲劃傍數郡地設邑欲移營鎮之朝廷只劃星州一縣置柒谷府旣而不悦者以

後民事刻之自此山城事為世所忌其後林墰為方伯
具上形勝請延賞之贈李公吏曹判書眉叟記書
孝廟嘗夜召李相公浣論江都形勢公曰江都四面古則
沮洳賊至不能登岸今乃沙土填塞便成強燥地方六
十餘里無非受賊之地臣欲令訓局御營摠戎三廳各
築一城有事則各以其兵入守又於要害處築墩臺使
本島兵民共守且安興實江都門户紫燕亦是藩蔽亦
宜有措置之方大槩江都右接兩西左控三南臣每論
及保障必以江都為第一也 上曰卿言實合予意 尤

肅廟辛未築江都城以御營軍五百名除番赴役 實鑑

江都周圍五萬五千三百六十五把內一萬六千把爲山浦不築之地其餘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把爲古土築基一萬二千三百九十把爲古石築基高麗高宗二十四年築外城三十年築中城我 肅廟朝築墩臺四十八座 息菴集

馬政

胡中養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馳騁為事俯身轉膝惟意所適暫有御鞍之暇則脫勒而放之欄内不蔽風雪寒暑放牧於野必一人驅十馬養飼調習不過如此而上下山坂饑渴不困者實由於順適畜性也我國養馬異於是寒冽則厚被之雨雪則必避之日夜羈縻長在櫪下馳騁不過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晝無闕是以暫有飢渴不堪馳步少過險仄無不顛蹶且不作騙風逸踶齧不順鞭策尤不合戰陣也今宜盡取民間雌馬放之牧場遴選監牧之員責其繁息雄駒之齒不過三四歲

即驅出作騎擇其健實馳走者盡於甲士須給養飼調習務合戰用則不出十年甲騎之盛足可禦敵也建州聞見錄

驛路

大君議政各乘一匹上等各乘駄各三匹下等正二品以上乘一匹上等乘三匹駄二匹下等從二品乘一匹上等乘駄各二匹下等三品堂上官乘一匹上等乘二匹駄一匹下等六品以上乘一匹中等乘駄各二匹下等九品以上乘一匹中等駄一匹下等赴京使副使各乘一匹上等各駄一匹下等書狀官乘一匹中等駄一匹下等從事官乘一匹中等駄二人并一匹下等從人乘一匹駄二人并一匹下等大典

崔應教溥羅州人也宋正字欽靈光人也俱以玉堂受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正字訪應教於家語間應教曰

君騎何馬正字曰馹也應教曰國之所給止於君家自
君家至吾居乃私行也何可乘馹歸朝後應教啓此意
罷之正字來辭於應教則曰若君年少輩後當操心可
也 祖宗朝士大夫奉法朋友勸勵服義可以想見 海
東野言
李叅判命浚爲高山察訪監使五馬牌外不給云近聞監
司兵水使統制使虞候都事新延多則十餘匹小不下
五六匹至於軍官亦皆騎之考大典則軍官皆使備騎
戰馬意甚好或曰尚瑞院馬牌朝家例各分授五六箇
於各道監司營吏文書皆載而巡行云預留馬牌者蓋

為或有緊急馳聞事而不可用陪持人則始用驛馬之意豈常時徧行於道內耶晦隱集

李原徵爲咸歡察訪李敏迪惠仲以方伯爲其表叔尹曾直令薮馬以助其京行咸歡非但不從而報狀有可怒之語惠仲非惟不怒而反奬之其時謂惠仲得體蓋彼執法不撓之爲可尚也昔東坡自蜀赴擧時乘新延馬至京此甚小事而後爲王荆公徒黨所罪宋之儒賢嘗語此而相戒曰人不可授人以鏬隙尤齋集

趙松谷復陽自言晒史歸文孝公在新昌枉駟歷覲文孝公深責之不與語良久是後恐懼不敢違法明齋集行狀

南藥泉按北藩時閱古來文書有居山察訪以北兵使卒妾以行狀啓罷黜 晦隱集

戰船

各浦戰船櫓左右并二十挺一挺各四名沙工舞上各一名合八十二名射砲手四十名 備局謄錄

肅廟丙寅領議政金壽恒啓曰李師 為湖南監司時以一船分作防牌船二隻左右水營戰船各二隻鎮浦中戰船三四隻據作龜船事狀 聞係文重為嶺南監司時亦以戰船改制事 啓聞故詢問便否於諸道水使則皆以為重難而統制使邊國輸狀 啓以為忠武公李舜臣所定式者乃其舊制而二去乙卯年巡檢使權盼按檢三南舟師時與三道諸將老卒相議一船所載

軍器什物船之長短廣狹一一勘定書　啓後頒布節
目統制使水使所騎大船本板則詳定十四把而今加
半把次船則十一把而今加一二把之次船則十把或
以九把半而今加二三把各加把數其大有漸較諸當
初事目頗失於小大之制而乙卯巡檢在於經亂二十
餘年之後其時必備詳利害講定節目且以兵書以我
大船向賊小船之語觀之戰船之用不害其為大今不
可猝變云云蓋其時節目只在於統營故頃者前參判
崔寬得送備局臣纔搜得見之蓋當初勘定節目時去
亂未久李舜臣軍校老卒尚或有存者其所定尺數必

出舜臣舊制而其後造作之時每慮其不足於舊制故尺數漸至增加而到今別無更為定式之事只當依此節目不增不減一依舊制造作之意分付諸道宜矣徐文重以為我國船制若倣倭船則似好云而倭船本板皆用檜木常時運用雖似輕捷而壬辰交戰之時每入於我船之下輒破碎云他國之制既不審其利害則似難倣效而猝变龜船則巡檢使節目中長短體制不為磨鍊似當一如戰船漸次高大矣 備局謄錄

肅宗辛未右議政閔黯曰沿海有戰船各邑能櫓軍非不充定而居於海邊者習於操船居於山谷者不慣於騎

船故每當水操雇送浦民之慣水者以代其役云若值
急遽之時則舊時雇立者必皆迯避豈能替行其役乎
今後則必以海邊人充定能櫓雖是海邊絕遠處所居
之軍與海邊束伍軍相換充定則緩急可得力矣　上
從之備局謄錄
肅宗乙未判尹閔鎭厚以爲戰船漸失舊制難於運用況
沿海船滄絶無好處若非潮滿無以移動其實則戰船
不如兵船請擇諸道船滄最好處仍置戰船其餘不緊
處戰船換作兵船二隻　廟堂問于諸道水使則慶尚
左水使以爲船制宜減其長廣全羅左水使以爲寶城

樂安兩邑船滄最爲不便右水使以爲各鎭無防軍防
舡十一隻所當減去忠清水使以爲本營及各邑鎭戰
船九隻宜仍存而舒川韓山林川三郡及平薪鎭舡滄
皆甚不好其戰舡可改作防牌船其餘七處則曾以改
作防牌船而海美船滄尚患不合藏船京畿水使以爲
只存本營戰船二隻而本營一隻及注文花梁兩鎭戰
船皆當改作防牌船云至於海西則海路與南方不同
且無船材每以他道退船移給事多難便故各邑並定
戰船皆已改作防牌舡今若仍存所江白翎兩鎭戰船
而吾乂浦許沙兩鎭之戰船登山之猛船并改作防牌

船二隻恐爲得宜摠以論之則諸道戰船仍存者一百
二十一隻而又有龜船五隻戰船之當爲改作防牌船
者只有湖南二隻湖西四隻京圻海西各三隻都合不
過十二隻依此定式分付諸道何如　上從之備局謄錄
肅宗戊子禮判李仁燁曰戰船新造期限三南各異嶺南
則右道八十朔湖南則六十朔湖西則與湖南似無異
同矣大抵木品堅剛則不必依限改造而年久之後有
蟀虫傷損之患嶺南爲尤甚若拔去虫損之板改用新
板則好矣而嶺南水勢甚急不用木釘以鉄釘造船故
有難㨾改不得不新造今姑退二十朔或有限内腐傷

之患不可不改造如或堅強可以堪用則雖過限期勿
改亦無妨無論營鎮各邑戰船令諸道水使這這看審
其腐傷與否稟報造船好矣 上從之 備局謄錄
水軍最為良民怨入骨髓之役而其在山郡者事急則未
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游之徒豈有臨亂而不逃
乎在山郡者當一切移為陸軍而改定於海濱之民常
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操船禦敵則
悅之者衆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以為山郡水軍
不可猝罷此蓋為水使者所賴以為資者皆剥割山郡
之軍也其為水使者亦非所欲而終不得已何也捨此

則無以應宰相名官之求索也此朱子所以每論治兵

而必以正朝廷為言也 尤菴集

武科

古者無武科 大宗朝始設焉故事文武放榜日賜紅牌花酒一等三人別賜皂蓋 世宗朝文科賜蓋武科賜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為文武科武班頗不悅尋罷復舊制 筆苑雜記

中宗庚辰設科取武士一千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射不中駐牛拔其矢再射之自試官所傳呼曰彼擧子何以駐牛荅曰牛方溲 於于野談

宣廟癸巳永柔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不嚴公私賤獲亦赴試窃科李判書恒福與客坐呼奴僕不應恒福曰

可惡是漢必赴試去滿堂大笑其年冬光海以東宮駐全州取武士五百時擧國飢饉餓殍滿路南中赴擧者以米五升買及第者比比有之（於于野談）

肅廟丙辰武科至於一萬四千餘人唱榜時闕庭狹窄依丁丑辛卯年例設行敦化門外（備局謄錄）

武人萬科爲今日難處之巨弊矣其數近於二萬而皆萃於京師以希調用不得則怨且懟京師米貴亦由於此而農民漸少臣愚欲依程子鐫解額去利誘之說各使其守令試藝拔其尤者以升於兵使兵使又聚而試之而拔其尤者以升於兵曹然後兵曹又聚而試之以次

補官則是數萬之人各歸一鄉一邊作農一邊習藝公私京外皆得其便而於其賤品之中亦必有可用之人才矣 右菴疏

肅宗丙寅 上曰以今番武科初試榜觀之士夫子弟之得參者不過十餘人可用者甚尠朝家用才不擇文武入侍諸臣中如有子弟累人者勸令學武宜矣知事申汝哲曰臣等每聞傳敎出語儕友勸子弟學武而一自萬科之後得官甚難多有虛老者且稱武弁則至於蔭官亦皆凌侮此所以士夫子弟之寧為窮儒不肯就武右相南九萬曰中原科制則有武進士武藝數技之外

以平邉論治安策試取故入格者雖尠而多可用之才

我國亦有講制而只講音釋便皆得叅士夫子弟雖能

講書而武藝不足故常漢之叅榜者居多若欲矯弊則

稍重科式節損取人之數可矣 備局謄錄

肅宗辛巳兵曹判書金構曰近來科舉頗稀前冬宣傳官

被薦者只有一人今春使之新薦則出身中無一人別

薦云此後宣傳官絶無充差之人誠可慮也臣意則兩

局勸武廳勿問勇力之如何兩班中可合人盡為抄入

中庶不與焉此類則凡於內中日內試射及他可以直

赴之試皆許叅射以廣登科之路則宣傳官可合之材

可於此得成矣 上許之 備局謄錄

國朝設官文職多而武職少故式年武科額數只二十八

人 明谷劄